

第七十九回

尋洞擒妖逢老壽

當朝正主救嬰兒

却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，與羽林軍圍圍繞繞，直至朝門外，對黃門官言：「我等已請唐僧到此，煩爲轉奏。」黃門官急進朝，依言奏上國君，遂請進去。衆官都在階下跪拜，惟假唐僧挺立階心，口中高叫：「比邱王，請我貧僧何說？」君王笑道：「朕得一疾，纏綿日久不愈，幸國丈賜得一方藥餌，俱已完備，只少一味引子，特請長老，求些藥引。若得病愈，與長老修建祠堂，四時奉祭，永爲傳國之香火。」假唐僧道：「我乃出家人，隻身至此，不知陛下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？」國君道：「特求長老的心肝。」假唐僧道：「不瞞陛下說，心便有幾個兒，不知要的甚麼色樣？」那國丈在旁，指定道：「那和尚，要你的黑心。」假唐僧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取刀來，剖開胸腹。若有黑心，謹當奉命。」

那國君歡喜相謝，即着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，遞與假僧。假僧接刀在手，解開衣服，挺起胸膛，將左手抹腹，右手持刀，吻喇的響一聲，把肚皮剖開，那裏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。說得文官失色，武將身麻。國丈在殿上見了道：『這是個多心的和尚！』假僧將那些心血淋淋的，一個個檢開與衆觀看，却都是些紅心，白心，黃心，慳貪心，利名心，嫉妒心，計較心，好勝心，望高心，悔慢心，殺害心，狠毒心，恐怖心，謹慎心，邪妄心……無名隱暗之心，種種不善之心，更無一個黑心。那國君說得呆呆掙掙，口不能言；戰兢兢的，教『收了去！收了去！』

那假唐僧忍耐不住，收了法，現出本相，對國君道：『陛下全無眼力！我和尙家都是一片好心，惟你這國丈是個黑心，好做藥引。你不信，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。』那國丈聽見，急睜睛仔細觀看，見那和尚變了面皮，不是那般模樣喎。

認得當年孫大聖，五百年前舊有名。

却抽身，騰雲就起。被行者翻筋斗，跳在空中喝道：『那裏走吃吾一棒！』那國丈即使蟠龍拐杖來迎。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：

如意棒，蟠龍拐，虛空一片雲靉靆。原來國丈是妖精，故將怪女稱嬌色。國主貪歡病染身，妖邪要把兒童宰。相逢大聖顯神通，捉怪救人將難解。鐵棒當頭着實兇，拐棍迎來堪喝采。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，城裏人家都失色。文武多官魂魄飛，嬪妃繡女容顏改。唬得那比邱君王亂身藏，戰戰兢兢沒佈擺。棒起猶如虎出山，拐輪却似龍離海。今番大鬧比邱國，致令邪正分明白。

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十餘合，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，虛幌了一拐，將身化作一道寒光，落入皇宮內院，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，並化寒光，不知去向。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，對多官道：「你們的好國丈啊！」多官一齊禮拜，感謝神僧。行者道：「且休拜，且去看你那國主何在。」多官道：「我主見爭戰時，驚恐潛藏，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也。」行者即命：「快尋莫拔美后拐去！」多官聽言，不分內外，同行者先奔美后宮，漠然無踪，連美后也通不見了。正宮東宮，西宮，六院，概衆后妃都來拜謝大聖。大聖道：「且請起，不到謝處哩。且去尋你主公。」少時，見四五個太監，攜着那國君，自謹身殿後面而來。衆臣俯伏在地，齊聲啟奏道：「主

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，辨明真假。那國丈乃是個妖邪，連美后亦不見矣。」國王聞言，即請行者出宮，到寶殿，拜謝了道：「長老，你早間來的模樣，那般俊偉，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陛下說。早間來者，是我師父，乃唐朝御弟三藏。我是他徒弟孫悟空。還有兩個師弟，一猪悟能，沙悟淨，一見在金亭館驛。因知你信了妖言，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，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，待來此降妖也。」

那國王聞說，即傳旨着閣下太宰，快去驛中請師衆來朝。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，在空中降妖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幸有八戒沙僧護持。他又臉上戴着一片子臊泥，正悶悶不快，只聽得人叫道：「法師，我等乃比邱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，特請入朝謝恩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父莫怕莫怕！這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，請你酬謝哩！」三藏道：「雖是得勝來請，但我這個臊臉，怎麼見人？」八戒道：「沒奈何，我們且去見了師兄，自有解釋。」真個那長老無計，只得跟着八戒，沙僧挑着擔，牽着馬，同去驛庭之上。那太宰見了，害怕道：「爺爺呀！這都相似妖頭怪腦之類！」沙僧道：「朝士休怪醜陋。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。若我師父來見了我師兄，他

就俊了。』

他三人與衆來朝，不待宣召，直至殿下。行者看見，即轉身下殿，迎着面，把師父的泥駒子抓下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』！那唐僧即時復了原身，精神愈覺爽利。國王下殿親迎，口稱『法師老佛』。師徒們將馬拴住，都上殿來相見。行者道：『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？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，剪除後患。』三宮六院諸嬪羣妃，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，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，齊出來拜告道：『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，斬草除根，把他剪除盡絕，誠爲莫大之恩，自當重報。』

行者忙忙答禮，只教國王說他住居。國王含羞告道：『三年前他到時，朕曾問他。他說離城不遠，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，有一座柳林坡，清華莊上。國丈年老無兒，止後妻生一女，年方十六，不曾配人，願進與朕。朕因愛那女，遂納了，寵幸在宮。不期得疾，太醫屢藥無功。他說：『我有仙方，止用小兒心煎湯爲引。』是朕不才，輕信其言，遂選民間小兒，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。不料神僧下降，恰恰又遇籠兒都不見了，他就說神僧十世修真，元陽未泄，得其心比小兒。

心更加萬倍。一時誤犯，不知神僧識透妖魔，敢望廣施大法，剪其後患，朕以傾國之資酬謝！」行者笑道：『實不相瞞。籠中小兒，是我師慈悲，看我藏了。你且休題甚麼資財相謝，待我捉了妖怪，是我的功行。』叫：『八戒，跟我去來。』八戒道：『謹依兄命。——但只是腹中空虛，不好着力。』國王即傳旨，教光祿寺快辦齋供。

不一時，齊到八戒儘飽一餐，抖擻精神，隨行者駕雲而起。唬得那國王妃后並文武多官，一個個朝空禮拜，都道：『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！』那大聖携着八戒，竟到南方七十里之地，住下風雲，找尋妖處。但只見一股清溪，兩邊夾岸，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，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。正是那：

萬頃野田觀不盡，千堤烟柳隱無踪。

孫大聖尋覓不着，即捻訣，念一聲「唵」字真言，掏出一個當方土地，戰兢兢近前跪下，叫道：『大聖，柳林坡土地叩頭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休怕，我不打你。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，在

於何方？」土地道：「此間有個清華洞，不會有個清華莊。小神知道了，大聖想是自比邱國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比邱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。是老孫到那廂，識得是妖怪，當時戰退那怪，化一道寒光，不知去向。及問比邱王，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，曾問其由，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華莊，適尋到此，只見林坡，不見清華莊，是以問你。」土地叩頭道：「望大聖恕罪。比邱王亦我地之主也，小神理當鑒察；奈何妖精神威法大，知我泄漏他事，就來欺凌，故此未獲。大聖今來，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用兩手齊撲樹上，連叫三聲『開門』，即現清華洞府。」

大聖聞言，即令土地回去，與八戒跳過溪來，尋那顆楊樹。果然有九條叉枝，總在一顆根上。行者吩咐八戒：「你且遠遠的站定，待我叫開門，尋着那怪，趕將出來，你却接應。」八戒聞命，即離樹有半里遠近立下。這大聖依土地之言，遶樹根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雙手齊撲其樹，叫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霎時間，一聲響喨，吻喇喇的門開兩扇，更不見樹的踪跡。那裏邊光明霞采，亦無人煙。行者趁神威，撞將進去，但見那裏好個去處：

煙霞幌亮，日月偷明。白雪常出洞，翠蘚亂漫庭。一逕奇花爭豔麗，遍階瑤草鬪芳榮。溫暖氣景常春，渾如園苑，不亞蓬瀛。滑磴攀長蔓，平橋掛亂藤。蜂啣紅蕊來巖窟，蝶戲幽蘭過石屏。

行者急拽步，行近前邊細看，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：「清華仙府。」他忍不住，跳過石屏看處，只見那老怪懷中摟着個美女，喘噓噓的，正講比邱國事，齊聲叫道：「好機會來三年事，今日得完，被那猴頭破了！」行者跑近身，掣棒高叫道：「我把你這夥毛團甚麼！『好機會』吃我一棒！」那老怪丟了美人，輪起蟠龍拐，急架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，這場好殺，比前又甚不同：

棒舉進金光，拐輪兇氣發。那怪道：「你無知敢進我門來！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意降妖怪！」那怪道：「我戀國主你無干，怎的欺心來展抹？」行者道：「僧修改教本慈悲，不忍兒童活見殺。」語去言來各恨仇，棒迎拐架當心劄。促損琪花爲顧生，踢破翠苔因把滑。只殺得那洞中霞采欠分明，巖上芳菲俱掩壓。乒乓驚得鳥難

飛，吆喝嚇得美人散。只存老怪與猴王，呼呼捲地狂風刮。看看殺出洞門來，又撞

悟能默性發。

原來八戒在外邊，聽見他們裏面嚷鬧，激得他心癢難撓，掣釘耙，把一顆九叉楊樹鉗倒；便鉗架了幾下，架得那鮮血直冒，嚙嚙的似乎有聲。他道：「這顆樹成了精也！這顆樹成了精也！」八戒舉耙，又正架處，只見行者引怪出來。那獸子不打話，趕上前，舉耙就架。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，見八戒鉗來，愈覺心慌，敗了陣，將身一幌，化道寒光，竟投東走。他兩個決不放鬆，向東趕來。

正當喊殺之際，又聞得鸞鶴聲鳴，祥光纏綃，舉目視之，乃南極老人星也。那老人把寒光罩住，叫道：「大聖慢來，天蓬休趕。老道在此施禮哩。」行者即答禮道：「壽星兄弟，那裏來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肉頭老兒，罩住寒光，必定捉住妖怪了。」壽星陪笑道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。望二公饒他命罷。」行者道：「老怪不與老弟相干，爲何來說人情？」壽星笑道：「他是我的一副腳力，不意走將來，成此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老弟之物，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看。」

壽星聞言，即把寒光放出，喝道：「孽畜！快現本相，饒你死罪！」那怪打個轉身，原來是隻白鹿。壽星拿起拐杖道：「這孽畜，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！」那隻鹿俯伏在地，口不能言，只管叩頭滴淚。但見他：

一身如玉簡斑斑，兩角參差七汊灣。
幾度餓時尋藥圃，有朝渴處飲雲潺。
年深學得飛騰法，日久修成變化顏。
今見主人呼喚處，現身珉耳伏塵寰。

壽星謝了行者，就跨鹿而行。被行者一把扯住道：「老弟，且慢走。還有兩件事未完哩。」壽星道：「還有甚麼未完之事？」行者道：「還有美人未獲，不知是個甚麼怪物；還又要同到比邱城見那國君，現相回旨也。」壽星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且寧耐。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，同去現相，可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弟略等兒，我們去了就來。」

那八戒抖擻精神，隨行者竟入清華仙府，呐聲喊叫：「拿妖精！拿妖精！」那美人戰戰兢兢，正自難逃，又聽得喊聲大振，即轉石屏之內，又沒個後門出頭。被八戒喝聲：「那裏走！我把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飽！」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，不能迎敵，將身一閃，化道寒光，往外就

走；被大聖抵住寒光，乒乓一棒，那怪立不住脚，倒在塵埃，現了本相，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。獵子忍不住手，舉鉗往頭一築，可憐把個——

傾城傾國千般笑，化作毛團狐狸形！

行者叫道：『莫打爛他，且留他此身去見國君。』那獵子不嫌穢污，一把揪住尾子，拖拖扯扯，跟隨行者出得門來，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着鹿頭罵道：『好孽畜啊！你怎麼背主逃去，在此成精？若不是我來，孫大聖定打死你了。』行者跳出來道：『老弟說甚麼？』壽星道：『我囑鹿哩！我囑鹿哩！』八戒將個死狐狸攬在鹿的面前道：『這可是你的女兒麼？』那鹿點頭幌腦，伸着嘴，聞他幾聞，呦呦發聲，似有眷戀不捨之意；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，道：『孽畜！你得命足矣，又聞他怎的？』卽解下勒袍腰帶，把鹿扣住頸項，牽着前來，道：『大聖，我和你比邱國相見去也。』行者道：『且住，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，庶免他年復生妖孽。』

八戒聞言，舉鉗將柳樹亂築。行者又念聲「唵」字真言，依然掏出當坊土地，叫：『尋些枯柴，點起烈火，與你這方消除妖患，以免欺凌。』那土地即轉身，陰風颶颶，帥起陰兵，搬取了

些迎霜草，秋青草，蓼節草，山蕊草，萎蒿草，龍骨柴，蘆荻柴，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，見火如同油膩一般。行者叫：『八戒，不必築樹，但得此物填塞洞裏，放起火來，燒得個乾淨。』火一起，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，燒作火池坑。

這裏纔喝退土地，同壽星牽着鹿，拖着狐狸，對國王道：『這是你的美后，與他要子兒麼？』那國王膽戰心驚，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，牽着白鹿，都到殿前，唬得那國裏君臣妃后一齊下拜。行者近前，攬住國王，笑道：『且休拜我。這鹿兒却是國丈，你只拜他便是。』那國王羞愧無地，只道：『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，真天恩也！』即傳旨，教光祿寺安排素宴，大開東閣，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衆，共坐謝恩。三藏拜見了壽星，沙僧亦以禮見。都問道：『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，如何得到此間爲害？』壽星笑道：『前者，東華帝君過我荒山，我留坐着棋一局，未終，這孽畜走了。及客去尋他不見，我因屈指一算，知他走在此處，特來尋他，正遇着孫大聖施威。若果來遲，此畜休矣。』

叙不了，只見報道『宴已完備。』好素宴——

五彩盈門，異香滿座。桌掛繡緝生錦，地鋪紅毯幌霞光。寶鴨內沉檀香，御筵前蔬品香馨。看盤高果砌樓臺，龍纏斗糖擺走獸。鴛鴦錠，獅仙糖，似模似樣；鸚鵡杯，鷺鷥杓，如相如形。席前果品般般盛，案上齋殼件件精。魁圓爾栗，鮮荔子桃棗兒，柿餅味甘甜，松子葡萄香膩酒。幾般密食，數品蒸酥油，剗糠澆花團錦砌。金盤高壘大饍饈，銀碗滿盛香稻飯。辣燭燭湯水粉條長，香噴噴相連添換美。說不盡蘑菇，木耳，嫩筍，黃精，十香素菜，百味珍饈。往來綽摸不曾停，進退諸般皆盛設。

當時敘了坐次，壽星首席，長老次席，國王前席。行者八戒，沙僧側席旁，又有兩三個太師相陪，左右即命教坊司動樂。國王擎着紫霞杯，一一奉酒。惟唐僧不飲。八戒向行者道：『師兄，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。』那獮子不分好歹，一齊亂上，但來的吃個精空。

一席筵宴已畢，壽星告辭。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。壽星笑道：『我因尋鹿，未帶丹藥。欲傳你修養之方，你又筋衰神敗，不能還丹；我這衣袖中，只有三個囊兒，是與

東華帝君獻茶的，我未曾吃，今送你罷。國王吞之，漸覺身輕病退。後得長生者，皆原於此。八戒看見，就叫道：『老壽，有火棗，送我幾個吃吃。』壽星道：『未曾帶得。待改日我送你幾斤。』遂出了東閣，道了謝意，將白鹿一聲喝起，飛跨背上，踏雲而去。這朝中君王妃后，城中黎庶居民，各各焚香禮拜不題。

三藏叫：『徒弟，收拾辭王。』那國王又苦留求教。行者道：『陛下，從此色欲少貪，陰功多積，凡百事將長補短，自足以祛病延年，就是教也。』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，奉爲路費。唐僧堅辭，分文不受。國王無已，命擺鑾駕，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，王與嬪后俱推輪轉轂，方送出朝。大街三市百姓羣黎，亦皆盡添淨水，爐降真香，又送出城。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，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十一個鵝籠，內有小兒啼哭，暗中原護的城隍土地，社令真官，五方揭謫，四值功曹，六丁六甲，護教伽藍等衆，應聲高叫道：『大聖，我等前蒙吩咐，攝去小兒鵝籠，今知大聖功成起行，一一送來也。』

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，又俱下拜。行者望空道：『有勞列位，請各歸祠，我着民間祭祀謝你。』呼呼淅淅，陰風又起而退。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。當時傳播，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，歡歡喜喜，跑出叫哥哥，叫肉兒，跳的跳，笑的笑，都叫『扯住唐朝爺爺，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！』無大無小，若男若女，都不怕他相貌之醜，抬着猪八戒，扛着沙和尚，頂着孫大聖，撮着唐三藏，牽着馬，挑着擔，一擁回城。那國王也不能禁止。這家也開宴，那家也設席，請不及的，或做僧帽，僧鞋，褊衫，布襪，裏裏外外，大小衣裳，都來相送。如此盤桓，將有個月，纔得離城。又有傳下形神，立起牌位，頂禮焚香供養。這纔是——

陰功高疊恩山重，救活千千萬萬人。

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

第七十九回

二六